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螢窗異草 二編 卷四

曩煙 高郵長生鄧兆熊，侍衛公兆熊弟也。築一精室，四壁圖書，晨夕坐臥其中，非韻友罕得至。一日深秋，天空雲斂，生誦讀少暇，命小奚橫長笛，自倚歌以和之。於是飲酒樂甚，不覺沉醺，乘醉命騎將出遊，時蓋求鳳未遂也。恍惚出門，馳騁街市。過曲巷，似有人家，其外戶飾以丹漆，不甚軒敞，大書一聯曰：「舞罷雲停岫，歌成柳嘯鶯。」字跡柔媚，語氣酷似青樓。生遂駐馬不行，忽一蓬頭婢軋然啟關而出，且自語曰：「予曩煙豈屑為此者？任汝百磨，傲骨終不可折。」生異之，睨其丰姿，儼然絕代，唯眉目間少存積垢。見其投東，將往從之，所乘忽中蹶。撒然驚覺，則在蕭齋榻上，實一夢也，其心竟歷歷弗置。明年，太夫人為娶於巨室，賢淑而美，然時以曩煙為念。至秋，赴京省其兄，所寓在正陽門外。間行偶經一巷，彷彿夢中舊游。及過一門，又酷似，且雙扉緊閉，依然赤幅烏闌，而十字聯珠綴於其上，生因心訝。及詢之人，則故名妓玉蘭之家也。少時頗有盛名，今老矣，車馬稀疏，畜一假女名曩煙，又為惡少誘與偕遁，迄今蹤跡未獲，以故深鎖院門，不復見客。生既得其詳，疑曩煙必以不屈而死，此皆鴛鴦之飾說，人未及覺察耳。歸見其兄，請語南城巡視者。公以事涉影響，不之聽。生究不平，乃與其僕私計之，使僕冒為曩煙之兄，先往蘭家索人，不與，遂訟之。兩造具備，生乃自具公服，補牘申訴。內言：「有婢曩煙，服役數載，即是僕之女弟，為奸人拐掠，不知所往。僕至京師，以事過妓館之門，見婢立戶側，瞥見乃兄即避入。其形容服飾，舉鑿鑿可據。懇祈憲差搜捕」云云。時司南城侍衛為某公，捕奸發伏，甚著直名。又悉為寅執之弟，華胄英年，必無誕妄，因以嚴刑擬妓。蘭懼，始吐真實。果緣曩煙不從，鞭撻至屢，一夕忽自縊而死。人命非輕，威逼有據，遂不敢聲言，私瘞於客座院中。又懼事泄，托言遁逃，而不知猶有其兄也。今對烏台，情甘服罪。公命役往出女屍，則面色如生，猶未朽。一時觀者如市，莫不嘖嘖歎息。忽一人高冠盛服自外入，撫屍大哭，眾皆驚愕。役詢之，則其女弟也。役乃大笑，爭詰其詳。自言陸姓，名仲昇，曾掌案卷於某部。以吏員考授雜職，今已及選。有妹年十四，適陸遠出，其妻性素悍，凌虐之。及夫將歸，懼其憤訴，乃乘其寐卷以席，使人棄之於野。陸歸知之，怒逐其婦，而其妹究不可得，事閱二年矣。是日陸僕往觀，相驗一日，即遄歸告其主曰：「蘭家縊者，當是我家曩姑。」陸大驚，趨往視之，果其妹，故哀慟如此。役乃馳白某公，公甚疑訝，命價延生來。婉叩之，生見真鼎已出，遂笑而緬述真由，而獨隱遇夢一節，公為歎服。由是都門任俠者，咸慕生好義之名，願得納交。陸更稱謝不置，往來契密如舊相知。生居京數月，辭兄旋裡。行及郭外，墓田叢雜。適相署之役，以公命送生，乃指以新塚告生曰：「此即陸女也，乃兄為營此葬地，喪具甚盛。」生聞之心動，遂命僕於近村覓得杯酒，而自下騎酹之曰：「予為卿泄此沉冤，卿故漠然無知耶？」語甫已，覺襟裾有物，累累下垂，回顧之又無所見。乃復趨乘而前，至旅次，步履周旋輒如此。及寢，則伏於衾側，捫之渺然。生心以為異，而不肯宣。凡數十程皆如之，亦習而未復介意。及歸見母，室家相聚，因述其前事，太夫人與細君莫不稱異。閱數日，細君坐蓐，生遂宿於精室。夜已過半，聞榻前窸窣有聲，詢之則曰：「曩煙也。」生素向慕，竟不之懼，惟笑曰：「暮夜無燭，安知非汝以給我者？」語未終，燈光四射，燼者復燃，果見女立於燈下，花貌嫣然，容妝富麗，迥異夢中之慘淡。且斂衽再拜曰：「曩煙以薄命之身，初遭惡緣，次遇淫鬼，備極摧折之苦。竊慮有玷先人，縈梁自盡。不意豪俠如君者，為妾大白此冤，久思圖報，抱愧無媒。復辱弔臨，是用忘恥，前自京師附驥，至今始敢露形，幸勿以陰濁為嫌，使妾得少酬高厚，則又不世之惠矣。」生聞言甚喜，微詰曰：「鬼固無害乎？」女颯然答曰：「害誠有之，亦視乎其人耳。以恩義而結綢繆，鬼亦人也；逞色慾而忘軀命，人亦鬼也。況妾以一念堅貞，久已超出鬼道，君何患焉？」生遂欣然納之。及命之寢，女固羞縮不前。生強之，乃笑曰：「抱白璧於生前，而碎明珠子死後，微君之大德，妾亦等於淫奔矣。」於是解衣共枕。交合之際，退避逡巡，已而流丹浹席，無異生人。翌日晨起，遂以環堵之宮為藏嬌之室。女雖白晝亦現形，與生聚處，惟不洗濯，不飲食，是其所異。他如倡隨之樂，談宴之歡，生亦親身享之矣。然以女故，不與人通，僕亦無敢睥睨。幸生有靜癖，舊常如此，故人亦不甚疑之。女不善歌，因生學之，一發聲而響遏行雲。女無他技，因生習之，一吹彈即臻精妙。清夜相對，頗不寂寥。生或微問之，對曰：「昔在妓家，雖未肄習，而聲容節奏之妙，亦心領會，但不屑為之耳。今對知己，故不復藏拙，亦情之所使也。」生以是愈昵之。女故識字，生教之，即能通文。暇輒浣生為市金剛楞嚴諸經，跏趺坐誦，恒至子夜不休。及細君產後身健，女乃義不當夕，曰：「妾在此如塵棲弱草，而可奪人並蒂耶？」生不之聽，女忽不見。生乃入內寢，然值三五之期，必宿於外，與女為歡。如是者年餘，女忽笑謂生曰：「鬼亦生人，豈不大異？意者，天許妾以此酬德乎？然不可復居於是矣。」生亦駭然，而情不能捨，亟叩其所之。女曰：「妾賴佛經，洞徹本來。再生以前乃天妃之侍兒也，緣過失墮落至此。幸能矢志，不甘風塵，已為故主所鑒，將令仍還供職。只為君一脈在身，是以少留。明日君適近郭，白楊樹下一襖襍物，是即君之遺體。君抱之歸，如是云云，人必信之。君命中無令子，是兒尚能象賢，毋自誤。」言訖，揮淚訣別，荏苒間化為淡煙而滅。生悲痛不勝，如其言，果得寧馨以返。許雲棄兒，命人乳哺，亦無疑及於此者。比長，耳目口鼻無不肖生，戚族始以為異。生乃稍稍述之，聞者駭歎。生後位至顯宦，細君所生三兒，不勝克家，惟曩煙之兒名夢錫，能繼書香，登上第。時仲昇宦游數年，致仕家居。生父子皆官居於京，乃率甥往謁其舅，並告以故。悲喜相交，夢錫始識其外家。自是鄧陸往來數世，如姻婭雲。

外史氏曰：女以不磨之貞，而獨感生一語，不能復堅，情以義生故也。情可制，而義不可泯，故以鞭撻之威當之無懼色者，竟能溫柔嬌媚，呈身奏技於夫子之前，義之有所以致之，非初貞而後淪也。然無生之俠腸，生之義舉，而徒思與鬼為好，不第貞魂不厲來，淫妖且立至矣，欲水免於鬼手得乎？而況居然生子也耶！

### 鏡兒

高僧邵本一，卓錫靈隱，戒行精嚴。初名某，陝人也。少時為邑庠生，慕吳楚人文之盛，遊學江左。數年忽有所悟，竟削髮逃禪，輾轉至越，為釋門尊宿。杭人仰其名，延至寺中，即今之所稱定心大師者是已。其子曰續師，出時方始匍匐。及長，每以不識其父為恨，間關兩江，數數求之，又往往相左。比聞其在錢塘，遂附舟南下。共載者為一少年，貌姣好如女子，自言龔姓，由京歸，將返山陰。聞續之孝，甚禮敬之，兩人頗相莫逆。迨至杭，續得父之所在，亟往謁焉。龔亦請從，許之，乃偕往。甫及寺門，早有一僧逆之曰：「大師出定，已知法嗣遠來，但不宜與鏡兒俱，請止之。」續茫然，而龔忽變色。續覺其有異，而思親念切，亦不暇詰，遂止龔於門外，獨入見。及至法堂，師方趺坐，續本不能識，僧語之曰：「此即若翁也。」續乃噉然大痛，哭拜於膝下。師麾之曰：「止！止！孽種勿爾。汝父甚安樂，汝宜生歡喜心，何作此態？」乃命之坐，略詰戚族之長者，並同學諸故人，續一一敬對。師忽攢眉曰：「汝跋涉不易，亦徵孝心，第來則自來，如鏡兒輩，何攜之來困老僧？」續亟起俯伏，跪白不知，兼請其故。師曰：「龔即鏡兒之夫，鏡兒乃其眷屬，實一野狐也。愛欲牽纏，兩不能捨，即藉汝之孝得以渡江。又思窺伺老僧，冀吾片言以成其好。鏡兒實在渠身邊，以汝凡軀，烏能見之。」既而曰：「是狐頗風雅，且識孝子，吾固不惜此寸楮也。」命取黃紙一條，書數字付侍者，囑曰：「持此予之，勿令渠久困淨地。」侍者將命以出，龔得之，即再拜而退。續居寺中匝月，師即遣之曰：「歸奉汝母，猶之乎奉父也。此非塵境，可以久容俗跡。」續不欲旋返，師呵之，乃行。歸見其母，康健猶昔。承歡數載，又念父，復詣浙江，則師已掛單而南，不知所往。續因罔極恩深，遂亦南行。忽於山陰道上遇一人，裘馬翩翩，驕從甚盛，視之，則故昔年同舟者也。龔見續，即下騎拜伏道周，曰：「孝子別來無恙？」續亟下拜，相扶曰：「故人何難謙至此？」龔起曰：「喬梓之德，實同天地，每恨申報無由，而敢傲慢自尊乎？」因固請過其家。續之私心亦思深求其異，欣然從之。爰假驂乘，並輿而前。乃班荆之地去其居猶半日程，途次，續微叩之，龔亦不諱。始悉龔本浙人，其季父宦於京師，攜以之任，肄業西北山中。結廬數楹，地絕幽雅。一日冬初雪盛，龔方攜卷圍爐盜咀苦，俄有一物如火團，其色正赤，煙燄尺餘，自梁而下。就地旋轉無休，一室生溫，較前益熾。龔大怖，方疑祝融肆虐，將起奔避，其光忽頓斂，遽化為人，則一白髮媪，衣襟樸素，拱立於前。益駭然，知為山間妖異，避

之倍亟。媼直前止之曰：「郎君勿惶懼，予非為人禍者。見子讀書岑寂，家有弱女曰鏡兒，頗耽翰墨，意將遣奉箕帚，少領教益，故爾倉卒請見。未知肯容納否？」龔更愕然，心滋憂懼，乃辭曰：「不才下士，學未有成，恐誤媼之閨愛。且來蹤詭秘，惕惕於懷，燕婉之求，益非所願，惟媼憐而恕之。」媼性甚暴，似不見聽，即怒曰：「我女天人也，以偶小子，自謂無可推拒矣。而乃喋喋若是，豈以適才之威，不能付汝於煨燼乎？」言次忤目相向，眩閃如牛，龔亦惴惴。正無如之何，又見一婢，豔妝冶容自外人，笑曰：「如此硬主婚，反損人伉儷之情，殊非善道。請即歸，鏡姑當自至。」又曰：「予固知媼之風厲，不克辦此。」扶而去之，媼猶忿。出門數武，俱不見。龔心膽幾碎，將下山而雪迷蹊徑，馬不能行。且僕之長者，奉命入都取薪米，寓中自龔而外，只一十二歲之童子，復何能為？不得已而靜俟之，死生在天而已。及夕，雪少霽，故掩扉高臥，權度此宵，計將明日他徙。然當驚悸之餘，寢不成寐，旋聞彈指聲。有人叩窗作歌曰：「歎空閨兮掩孤檠，望伊人兮違素誠。伐柯伐柯兮其音丁丁，果得相隨兮我願卿卿。」聲甚嬌婉而餘韻悠揚，儼有繞樑之致，龔知為鏡兒，穴窗窺之，雪色明如皎月，則一小女子辮發垂鬟，盈盈然立於檻外。天寒翠袖，暮倚修竹，差可彷彿其一二。龔心竊憐之，但為前事所驚，不免首鼠，究不敢出一言。又聞女歌曰：「雪欲晴兮雲微，烏不宿兮雙飛。奈有人兮願孤幃，我不見兮又空歸。」歌闌退步欲行，意甚悵悵。龔遂不能自禁，大呼曰：「卿之所向者在此，將安歸耶？」女乃中止，隔牖語之曰：「屢遭峻拒，妾實汗顏，故不得不歸。豈真悻悻欲返者？」龔即披衣起榻，啟扉延之，徑攜素手以入。時殘燭未滅，燈下玩之，肌不豐而玉膩，貌不飾而花嬌，一顰一笑，婉婉可人，閨中實罕其匹。因詢之曰：「所謂鏡兒殆卿耶？使非惡撮合，好事之成已久矣。」鏡兒笑曰：「君固色膽巨者，非妾自來，好事真不可望。」龔遂挽之就枕，辭曰：「妾尚待年，君姑毋躁。」因出一卷曰：「此妾之塗鴉，愧無師授，乞君為我郢政之。三日後，妾來拜領，幸勿以諛碑見還。」言已再拜而退，旋失所在。龔閱所作，風流秀豔，語語醉心。詰朝早起，潘硃展卷，評騭端詳，因是無遷喬之意。越二日，鏡兒果夜至，龔出卷授之曰：「幸不辱命。但卿之珠玉，令人不諛不能耳！」鏡兒翻閱數四，驟然曰：「名下猶信無虛。」仍欲去，龔遮留之，代解衣帶。鏡兒乃頰頰笑曰：「人當十五即嫁，王昌豈得謂非孽事？」已而海棠枝上，得試新紅。鏡兒雖嬌啼宛轉，態若不勝，然已極人間之樂矣。歡好有間，龔因詢媼為誰何，答曰：「此妾結義之母，渠自古姓，野人家也。」龔曰：「其威頗令人震怖，今言之，尚覺股慄。」鏡兒哂曰：「以君今夕之威，較之恐猶相去遠甚。」語次皆大笑，遂並頭熟寐。侵晨，前婢叩門而入，龔因謝其解紛之德。婢笑曰：「癡老媼故不諳此，予固謂非鏡姑自至不可。」俟女整衣，奉之以去。自此無夕不至，繾綣日深。鏡兒既嗜詩文，兼饒韻致，以所居湫隘，且有僮僕，不獲暢所欲言。往往枕上推敲，床頭辨難，或彩雅言以相謔，或取妙句而同吟。語笑有聲，間至通宵不輟。時年長之僕已返，聞而訝之。味爽伺於戶外，則主人倦臥，門忽自啟，且珊珊小步，裙際風生。窺之又茫然無睹，乃大懼，以為地無居人，此必鬼狐者流，遂力勸龔歸。龔不納，僕又入都，白之於媼之季父。知為妖惑，遣使召之。未發而鏡兒已知，是夕忽涕泣謂龔曰：「歡不克永矣，可奈何？」龔驚詢之，對曰：「僕已泄吾事於主，使來召君。君歸當不復來，將焉置妾？」龔亦悲歎，因要鏡兒偕行。辭曰：「妾實不敢，身本孤也，吾儕各有畛域，況聖天子所都，無能擅往。君不棄妾，必也南旋而後可。」龔已深入溫柔，亦難遽舍，惟問計將安出。鏡兒曰：「妾有薄蓄，足任舟車。君但如妾所言，則故鄉可返，何必戀戀於茲土？」龔毅然從之。乃與鏡兒謀，不攜一物，悄然夜行。僕本久留都中，童子又垂頭而睡，遂無有挽留之者。行約裡許，草際似有燈光，隱隱雙炬，旋暗復明。龔指之以為人家，鏡兒笑曰：「君之所畏者至矣！亦太剝人面皮，何竟咆哮於此？」龔猶未解。俄聞虎嘯，聲震山谷，龔乃大驚，幾墜崖下。鏡兒掖之曰：「有妾在，何震恐乃爾？」乃呼曰：「兒與婿將他適，承母玉成，異日歸當效反哺。」言未已，虎忽潛蹤。龔心少定，反戲曰：「昔假虎威，今日威可伏虎矣。」及抵山麓，有村落，暫假朝饗。遂顯稱夫婦，人亦無自究詰。鏡兒又出白金覓代步，置衣裝，竟紆道由京而南，直抵通郡。不日解纜登舟，一帆南去。迨其季父之召來，龔早出山三日矣。舟中龔與鏡兒志始得暢，或滌甌茗戰，或剪燭手談，或舉詩書為觴政，或紀風景於行笥。而分題限韻，更唱迭和，較前益為豪放。龔初猶強而後可，繼且樂此不疲，雖良友之晦明無以異焉。行及下江，將入浙界，鏡兒忽愀然曰：「此地水神頗作梗，妾不能渡。須俟大福之人，布帆乃能無恙。」龔詰其故，則曰：「伍相范伯，威靈素著，非他神可比，妾實憚之。」龔不之信，乃未及揚帆，巨浪坳起，陰霾匝地，翳不見人。龔大恐，為留五日。適以扁舟至，鏡兒色喜曰：「有大德者至矣，猶愈於厚福者也。君能與之共濟，雖百江神妾不懼也。」龔從其言，適續正值易舟，遂從中德惠，使榜人招接之。然自此鏡兒不復畫見，語龔曰：「此人孝子，諸天擁護。妾若肆然無忌，恐有不虞，當謹避之。」故續與龔共載一舟，究不知其攜着而游也。比入大江之中，波平浪靜，如履康莊，數日遂抵杭。續將登岸，鏡兒先告龔曰：「若人之父高僧也。妾至貴邑，土神尚慮不容，得師一言，為吾緩頰，庶可與子偕老。」龔又唯唯。因力請於續，偕往謁師。鏡兒又囑曰：「君之素簏，妾所化也，務置袖中，面師時妾自能言，切記不可僥說。」龔亦領諾。乃未入寺，師早知之，龔固不勝惶悚。幸侍者齎送片紙出，視之有十字，則「一切水土諸神不得攔阻」，宛如官府之勘合。龔乃大悅，亟與鏡兒歸舟，果無扞格。至其家，托言季父為娶於京，戚里莫不信之。龔故早失怙恃，於是以鏡兒主內政，頗能持家。且出金錢數萬，為營田宅，龔以驟富。向未見其攜一文，今乃取之不竭，亦可異已。是日龔為續言，極盡其詳。薄暮始抵龔處，則門庭巍煥，儼然素封。揖續入，盛筵相款。鏡兒所誕之子，歲已三週，攜出見客，眉目之秀麗，迥異恒兒，由是可想見其母。飲至夜分，龔始別去，供帳之豐美，益不待言。翌日辭行，龔亦不再授止，惟曰：「道路遠闊，尊翁恐不克相值。還時祈再過我一敘。」續唯唯。龔送之郭外，贈以百金，續不獲辭，乃拜授。南行至海，不遇其父，遂悵悵旋歸。復至龔家，龔適他出，僕承主婦奉以一襲，出之雪色晶瑩，則一越玉如意也。僕又致詞曰：「藉此略酬高厚，且取白華之義。但君宜端歸，否則，太翁未遇，而反失太母，則抱終天之恨矣。」續聞言甚驚，不及俟龔，兼程而返。歸至家，其母果在床褥，病已危篤。見續歸，一笑而逝。續始服鏡兒之先見，每向人稱述其異，聞者咸駭異。後龔有書來言，因鏡兒憚於津梁，遂不復求仕進，優游吠畝，以盡天年。獨本一之信杳然，意者雪山成道，已歸剎利之天。續雖至孝，竟無由借之以昇，不亦人生一大憾事耶？

外史氏曰：閒常觀劇，至《雷峰塔》傳奇，事雖不經，而每恨法海老髮敗人清興。及聞此事，老和尚甚諳人情，當是第一尊活佛出世。而究其源，本實出於儒，乃有此惻隱仁恕之心。不然，心既定矣，又烏知鏡兒之為鏡兒，為成此一段奇緣，使之流傳千古也哉？

隨園老人曰：兩事迥不相謀，而合成一片，幾如無縫天衣。高僧孝子傳中，乃得此旖旎文字，足稱奇觀，不獨奇事。

翠微娘子

時有跛叟，精醫術，應手如神，所活者難更僕數。生二子，甲已授室，乙尚孑然。叟卒，甲納婦言，逐其弟，不與同居，乙怒控之於官。甲之岳家又巨族，為之苞苴，官竟不直乙，斥為傲弟，笞之十數。乙愈不能平，夜挾白刃，將往殺兄而兼屠其嫂。行及閭側，見其父策杖而來，厲聲呵之曰：「畜產意欲何為？豈丈夫竟不克自立耶？汝父幸有薄積，汝等乃鬪牆至此，倘無立錐，若又將如何？」乙見父大慟，哭拜於地，嗚咽不能言。叟撫其背曰：「兒勿悲。西去數百里，有翠微娘子者，曾受我再生之恩。汝往依之，當不止於溫飽也。」言已不見。乙乃揮淚而歸，不再做拚生之想。明日即襆被而行，亦不往辭兄嫂，即兄嫂亦不意其有所之。乙行數日，詢之人，咸不識翠微娘子為誰。乙亦自謂父誑已，天下必無是人，遂止於旅邸，不復前。然已資斧告竭，進退維谷矣。正倉皇間，聞旅人相語曰：「明夕宿處，當有劇可觀，盍盪行。」因盛稱其聲容，洋洋盈耳。乙時方抱悶，頓思一往，以暢鬱懷。乃復早旦啟行，跋涉又將百里。及至其處，天尚未暝，亦不謀所棲止，先往觀焉。適演《千金記》，霸王揮戈，韓侯命將，場上幾無餘地。而鉦鼓雷鳴，敖曹聒耳，頗可泄人幽鬱。乙鶴立眾中，看至終場。甫思往覓郵亭，忽一人揖而語之曰：「郎非跛翁之子乎？翠微娘子固命予相俟久矣！」乙大喜，實出望外。視其人，青衣矮帽，狀若僕人。亦不暇細詢，惟詰曰：「娘子安在？予實奉老父命敬來晉謁者。」其人亦大悅，請與偕行。由村後約行半里許，別有巨宅，閑閣高峻，棟宇巍峨。門外立健卒十餘，皆披堅執銳，環立森嚴。又有小鹵簿，幢幡雜色，雲軒攢花，咸雲娘子將往赴盛會。乙遂震悚不敢前，其人先入稟白。有頃復出，遽拜伏不起，謝曰：「娘子未有明命，我輩小人擅行僭伍禮，冒瀆尊嚴，恕之幸甚。」乙愕然，罔知所措，姑領之。其人又跪白曰：「娘子

適將他往，乘輿已駕，不能因佳客弗行。暫暫居別館，即進晚餐。娘子去當馮返也。」遂導乙入門。曲折至一院，華屋嚴整，圍以崇垣。其中燈火之輝煌，鋪陳之富麗，非巨家莫能有。內設一繩床，錦褥累寸。其人延乙坐，乙覺足下溫軟，不類磚石。俯視之，則以氈氍飾地，五色燦然，益驚詫不已。未幾，車馬喧囂，輾轉遠聽，娘子已出遊矣。乙坐未久，即有妖鬟十數，咸來叩參，而前之接引者，遂亦辭出。比及進食，侍婢益伙，且作樂於階下，簫管悠揚，不知何曲。席前燃巨燭，每供一饌，婢輒報其名，為數甚多，備極珍錯之品。乙至此反若無下箸處，在己亦不覺莞然。乃乙少從天戒，不善飲，略進一盃，即已微醺，遂命飯，食之。至飽，甫起離席，聞群婢嘩曰：「娘子歸矣！」又許時，有人來邀客曰：「娘子請相見。」乙從之行，由院落而東，曲廊宛轉，花徑縈回，良久始達內第。皆燭燃紗籠，而光明如晝，第中一花一木，無不瞭如觀掌。已而深入閨閣，益更氣象，香霧空濛，燈光輝映。巨室五楹，遍垂繡幌，其階以美石為之。朱闌旋繞，兩廡盡掛珠燈，可以鑿人眉目。乙未入，娘子早逆於簾外，嚶嚶而言曰：「前承阿翁不棄，以寶釵為聘，許主鹽繁。妾守此盟已久，而君竟未辱臨，幾令妾有白頭之歎。今幸惠然肯來，願無廢阿翁成命。」乙茫然，都不解為何語。惟凝睇，娘子美如畫圖，冠五鳳之冠，衣七寶之衣，裝束一如仙子。且云翁意，吻合雙言，遂唯唯升階，徑入其室。呆立四望，鋪設俱新，而光華奇異，舉不能識其物。中楹設沉香小榻，娘子遜乙對坐，又謝曰：「適為本境諸官長以妙部見召，猝遇郎至，又不獲辭，是以未即樞迎，褻慢之愆，諒亦鑒原。」乙復唯唯，莫措一詞，侍兒皆掩口竊笑。居無何，自外傳報曰：「土谷諸神咸集堂上，候見新貴人。」乙始大駭，娘子乃起曰：「君勿驚疑，妾因相禮無人，特語諸公，願來相助。此皆翁之友執，君當以禮謁見。」即命諸婢中一齒長者曰：「汝引郎去，薰沐更衣，少習揖遜之節。予出前庭陪侍眾賓，少頃即來相請。」婢領諾，導乙入屏後。轉折至一室，排闥而入，香氣蒸騰，蘭湯馥鬱。婢侍乙解衣，見其私，不禁胡盧曰：「鄉間人果具雄材，但何不雅之甚？」乙亦為之失笑。浴竟，婢進衣履，皆華美異常。乙著之如負芒刺，久而始安。婢又引至內堂，俾乙習禮，口授而身示之。至再至三，然後步之促者微緩，腰之勁者稍柔，婢撫掌曰：「此亦可謂風流佳婿矣！」於是群婢觀者皆笑不能仰。儀節既爛，漏下三鼓，娘子已命人速之數四，眾婢乃簇乙出。廳事以上，紅燭高燒，乙亦不遑諦視。娘子命與眾賓相晤，其衣冠亦類時人，絕無所謂簪紳袍笏者。凡四人，娘子一一指示，一司農，一田祖，其二則社神山神也。眾神少致款曲，即請乙與娘子並立，細樂迭奏，交拜成禮。賓即造退，娘子亦不款留，惟送至簷際曰：「暮夜不恭，詰朝再當申謝。」賓既盡去，娘子始偕乙入至向者相見之室。東側一楹，早已肆筵相候。乙覺深邃勝前，而華縟尤准名狀。帳以鮫綃，席以蜀錦。衾褥之香軟，蘭桂之氤氳，實屬人間天上焉。少飲盃后，婢即撤去，娘子忽嬌羞無主。乙強入帷，緩鬆繡帶，既已雲低，及解裡裳，不禁玉軟，乃匆匆先入衾內，乙亦去衣就枕。方將好合，俄聞群婢大噪曰：「妖將入室。」一時啼聲、號聲、哀哭聲、乞命聲紛沓嘈雜，由遠而近。乙大驚，將起奔逸，既不忍捨此麗姿，娘子又牢握其臂，戰戰無片言。乙不得已，白身負之而走。娘子始呼曰：「左之！」乙遂趨左。娘子又曰：「右之！」乙更趨右。幸室中皆有門戶，灣環而出。至一園，別設雙扉，乙啟之出，則蒼蔥遍野，對面似有岡巒。娘子猶曰：「行！行！」乙乃力負娘子，升彼大阜而後止。回望第中，赤燄燭天，且格鬥之聲遙聞數里。娘子垂涕曰：「妮子輩皆為我死矣！」乙驚定，始詰其由。答曰：「妾非生人，實本省城隍之第三女也。父生時曾任貴邑，闔家病疫，而妾尤危篤，賴阿翁投以良劑，得以全活。此德亦時銘肺腑。及父升任某處，經過大江，遭水厄，舟覆俱溺。上帝念忠直，且歿於王事，俾得為神。而妾又以生前好道，邂逅一女冠，授以伏狐諸術，因承父命，鎮撫此方，使群妖不得逞。妾之俾御，皆狐也。其所供具，亦狐為妾致之，今竟為妖所據，情實不甘。」乙又詢曰：「妖何為者？獨不畏子乎？」答曰：「是亦一狐，無怪乎君子相誚也。此妖盤踞山谷，千有餘齡，道根深重。妾至此，群小懼伏，而渠獨強項，且大言欲求子父，附為婚姻。妾聞而益怒，治之以法，尚未帖然。適尊翁過北，以寶釵為君納聘，言君不日當來。妾感生死之恩，頓忘忌諱，馳白父母，預治喜筵。不意此妖乃抵隙而來，大肆猖獗。然亦行當殲滅矣。」乙因詢以己父之所在，娘子曰：「阿翁為某邑社神，前已赴任，無須思念。」語未已，忽聞空中言曰：「阿父知姊遭盜劫，業已委員擒治之。但阿姊既墮欲界，不合為神，可與郎同返鄉井，創立家室，無負跛翁之雅。」語竟，有一襲憑虛擲下，且笑曰：「無衣無褐，何以卒歲？予不耐與裸裎者相對，亦從此逝矣。」乙大怖，叩之娘子，則其妹玉華小姑也。娘子因笑曰：「為郎絮絮聒人，渾忘卻兩無寸縷。今為妹見，異日相遭當慚赧死。」遂啟囊出衣，分著之。天方味爽，娘子謂乙曰：「去之！此地已無片瓦，不足相依，請與郎歸故土。」乃把袂欲行。乙雖得婦，而悼其失家，並慮己之無家，勉從之行。未數武，娘子曰：「足力有幾，恐來能達，非代步不可。」指顧田間，已有雙衛奔突而出，控坐俱全。娘子命乙共乘之，其馳如風，轉瞬且數百里，而邑門在望矣。乙甚駭然。及至外郭，娘子止之曰：「此地不城不村，盡可卜居，無須前。」因棄騎相與胥宇。路側有一家屋，為兩壞，人盡他徙。娘子曰：「可矣。」入視之，卻席地幕天，唯四壁巖然屹立，乙不覺大嘆。娘子正色曰：「是可棲也。候吾婢來，固居然輪奐矣。」乃強乙售驢於市，得數金以供朝炊。比及乙歸，其室修改觀。雖無昔之壯麗，亦修潔非故，乙乃悅。入則果有二婢，侍於娘子之側，第皆縞衣縐巾，無復向之妖豔。詢以往事，同對曰：「妖已殄滅，我輩不捨娘子，故跟尋至此。餘人仍居故宅，幸無恙。」乙遂與娘子對食，笑語歡然。及夜定情，則床帳臥具，嶄然新制，亦不解其從來。晨起，娘子語乙，使覓屋主，以百金易其產。屋主樂從，娘子乃鳩工建木，營造一新，凡匝月而就。然梓匠雖司其事，而結構之奇，落成之速，舉莫能測其由。娘子出入無異恒人，始亦荊釵裙布，與乙指畫於其間，人視之，故一田家少婦也。泊乎第宅已成，則深居邃處，美食華衣，僕婢以百計，食指日繁，而既不求田，又不問舍，乃取之而裕如，即乙亦竊神之。初甲知乙返，且聞其娶於外鄉，與婦皆笑之。既而聞其置產，乃以為奇。數月闔邑喧傳，咸稱巨富，遂且信且疑。謀之於婦，因假饋問之名，使婢往探之。婢去竟日始歸，告其主曰：「奉命往偵二娘子，比至其門，閽者禁不許入。乃白主人姓名，聞者恍然曰：『主人之兄是也。』」令婢子少候，往返再三，始得入。其屋宇之華，什倍於我，役使之眾，亦什倍於我。人見，二娘子方坐一榻，用綠帕引白雪盞兒，閒戲於紅綉，上返再三，始得人。其屋宇之華，遠迢迢使將若來，殆思窺我夫婦也。」婢子固再拜，敬陳主人意，二娘子乃不復言。婢子竊窺玉貌，邑中實少其儔，而衣飾之豔，又目所未睹。忽失聲曰：「阿叔大好福，竟得偶天上人。若娶於桑梓，曾何有耶？」二娘子色似甚喜，因留婢子飲食。其肴饌之精美，舉不識為何物。飯訖，叔自外來，迥非昔比。其容闊綽而豐美，其衣輕軟而光華。從者皆小童，其年約十三四，鮮衣秀容，及至中門，俱散去。叔見婢子，若不相識，婢子乃亟起拜見。二娘又從旁語之，叔哂曰：「兄富翁，嫂貴家，何勞惠顧於我？昔者數椽之屋，既不我容，今日盤飧之饋胡為見賜？豈謂蘇季子終於貧賤耶？請即璧還，無勞驅斥。」言之色甚怒。二娘子止之曰：「君勿爾爾！若論兄嫂之前情，理宜請絕，但阿翁之像在焉。君為人子，既婚而未告父母；妾為人婦，既嫁而未謁舅姑；此心不免歉然。方將隨君廟見，以全大禮，今竟杜絕往來，能不令九泉心恫乎？」叔乃默然，其色亦少解。以婢子觀之，亦如我家伉儷焉。叔始笑謂婢子曰：「視餘家所有者，較之兄嫂為何如？」婢子因極口贊羨，叔亦大悅，其留婢子盤桓，乃得遍覽其居處。屋宇百餘，有園亭足以娛目。至暮又賜酒食，始令婢子歸。臨行叔語曰：「為告兄嫂，三日後當率新婦以往也。」婢既縷縷述之，甲與婦皆驚異，意其必來，乃遍邀戚族，張樂設飲。至日拱伺於門外，俄見駿馬香車，倡隨而至，男婦從者數十人。及門，娘子降輿先入，見者皆詫以為異，目為神仙。乙見兄，棄乘拜謁，甲不覺慚然，把手偕行。乙遂與婦參謁遺象。乙頓觸心事，大痛無聲，良久，始哭而起。娘子又參諸尊長，具贊見之儀，珠繡凡十餘篋。又別饋兄嫂，甲與婦極容受之。事已，娘子即告乙曰：「新婦素嬌貴，不耐煩劇，願先歸去。」乙即聽之。甲婦亦挽留不住，登車而去。乙亦不再流連，杯卮弗沾，辭別遺象，與婦俱返。因而裡黨之眾，皆不直甲，議論洶洶，夫婦幾置身無地。乙歸，娘子即言曰：「今日之舉，足慰阿翁之心，而吐郎君之氣矣。然世人少見多怪，群疑滿腹，妾與君不可復居於此。異日可致兄嫂來，以此區區者畀之。妾請與君遨遊六合，效陶朱之事，君以為何如？」乙亦欣然願從，遂折東邀甲及其婦。果偕來，乙亦治具相款。酒酣，乙起曰：「新婦實仙人，不願久居塵濁，弟將從之遠遊。敢以此中之所有，為兄嫂壽，幸勿固辭。」甲與婦遂愕然，因堅留之。乙遽出白刃，長尺許，擲地有聲，慨然曰：「微父之慈，此刃已飽兄嫂之血。」因娓娓詳言，悉其顛末。甲與婦俱惴惴不能出聲。娘子即謂乙曰：「裝束矣！」乙乃長笑與娘子同出，從以向者二婢，共四騎，南向而馳，不知所往。甲視其所居，雖無金貝，而倉箱之富，服物之華，猶不下千鎰，遂徙而處之。乙之藏獲，咸歸

於甲。及生子不肖，專務遊蕩，夫婦俱嘔氣而死。子遂售其宅於人，仍復業醫，家以粗給。人以為跛翁之遺澤，猶未泯焉耳！

外史氏曰：兄嫂忘親，弱弟懷刃，叟之靈蓋惻然矣。因為之遠訂姻盟，陰結眷屬，俾孽子大平其不平。非正直為神，何能至此？而翠微娘子又女中之錚錚者也。不以粗鄙為嫌，唯以恩義為重，遂令天下之惡兄嫂，聞之莫不心灰而氣絕。故雖乙之庸庸，曾見嗤於康成婢子，竟能拔劍斲地，慷慨於判袂之時，抑亦豪矣！餘謂雁行中斷不宜仍號以填簾，故以甲乙別之，亦竊附於春秋正名之典雲。

### 徐之璧

明末有徐之璧者，閩之巨商也，常販生藥於湖湘間。思宗十年，遭獻忠之亂，囊橐如洗。竄跡荆南山中，攀藤附葛，忘其遠近。偶見平坦之地，因憊少息。自念資本全虧，歸鄉無路，臨風長歎者久之。遙聞木魚聲格格然，似有梵宇。時正苦饑，因思就而乞餘，少延殘喘，遂力疾而起，隨其聲響蹤跡之。曲折半里許，路轉峰回，似有佳境。視之，則荆扉半啟，茅舍清幽，乃人家，非蘭若也。諦聽焉，聲出於戶內，因近而款之。即有小童啟扇出，問客何為。徐語以故，隨入而稟，復旋以壺飧來，語之曰：「主人云此非善地，飽宜遠颺，不可遂止於是。」徐駭其言，且笑擊木魚誦經頌者竟出此語，則世途之險仄可知。食已，還其器，稱謝而退。將返舊路，又苦無所棲，乃奮然曰：「與其飽於虎狼，毋寧犯乎魑魅。同一死也，且祛予心之惑，庶不至為迷惘之鬼。」竟止於樹下，不即行。視童子，已闔扉入矣。天將向晦，木魚之聲益急，童子亦不再出。比及夜深，山風刺骨，徐正寒不可當，俄見火光燦煌，其巨如斗。及門忽化為異物，朱鬣赤毛，形狀若豕，鳴張而入，徐不禁股栗，戰戰欲走。又有黑氣若袴裈，自北而南，疾如奔馬，及門，亦化為夜叉，電目血口，咩咩直入，徐益大怖。既而思，命之罔極與死為鄰，復何所憚憚？更屏息以覘之，旋有白虹，長互數十丈，極天際地，矗立而來。至則縮小，化為美丈夫，白衣星冠，猶長丈餘，俯躬而入。徐連睹數異，漠不動心，反若穆王魚龍之戲，一時聊作場上觀，亦奇人也。已而木魚絕響，門忽洞開，遙聆笑語之聲，宛似閨中弱質，心竊訝之。須臾小鬟四五輩，貌皆妖豔，以絳紗籠燭引麗人出自門中。睨之，年可十八九，雲衣寶髻，裝束若仙，色尤冠乎其眾。甫出籬落，即聞一鬟語曰：「如斯良夜，奈無明月何？」麗人微笑有聲，隨擊木鬟所持之燭，舉袂一擲，空際洞明，光輝如白晝。徐稔為真仙，將出拜求其拯救。而鬟有點者，早瞥見之，亟白麗人曰：「有俗客在此，姑奈何遂炫其技？」麗人駭曰：「老父之占果應耶？不然，山中三異，阿誰見之不踴躍而遁哉？」遂斂其法，燭仍入小鬟手中，抽身亟返，門庭寂然。徐方懷恨悵悵，而向之小童早拔關而出，呼曰：「客固未去乎？主人相待，可亟入見也。」徐大喜，亟整衣冠隨之入。草庭三楹，花竹森秀，木魚經卷尚在案頭。有頃，主人出，年可七旬。芝眉星目，神采煥發，扶杖而謝曰：「適作小法，竊恐震駭嘉賓，故命小童謝客。不意君膽自足包身，反令老夫慚赧無地。」徐亦拜伏曰：「逃竄餘生，無可投止。感蒙一飯，恩戴二天。第以暮夜無歸，故且瞑目待死，非敢自詡其膽也。過勞獎嘉，益切悚惶。」主人乃扶徐起，延之賓席，晤語甚歡。徐因請其姓氏，答曰：「老夫元時訪道，居此不出已歷三百餘稔矣。歲久自忘其族，亦不復憶其名字。近來龍鍾特甚，人因號之曰懵懂公。老妻弱女，相偕同居，久無塵世之想。今晨偶起一數，主有婚嫁之喜。心竊不欲，因做術以魔之，孰意天定勝人，君竟流連不去，其命也夫！」徐聞言竊喜，而故詰之，公大笑曰：「君非懵懂者，而乃索解於老夫耶？此事當不言喻矣！」徐因含笑起謝，公命媪出見，年約四十餘，容猶少好，而自云小公十齡，真奇人也。見訖，肆筵款婿。珍錯之品數十器，而公猶自謙曰：「山家愧無兼味，重貽老夫羞。」觥籌甫交，媪即入妝女，遣之於歸。悲泣之音，微達於外，公正色曰：「終不失為地仙，何戚戚如是？」因告徐曰：「本意留郎夫婦，但此非俗境，不可以設青廬，故遣小女隨君去。渠母子不捨，是以啼耳！」徐本意得此息肩，聞公言大失所望，亟起白曰：「婿已四海無家，願侍晨昏，不欲返。」公搖首不許曰：「去！去！自有佳處。」無何，女妝已成，小鬟擁之出見徐，則即頃之麗人也。交拜成禮，公乃取巨觥置於中齋，謂女曰：「以此送若夫婦出山，家園汝自能創，予不屑代作馬牛也。」女尚戀戀，公與媪皆促之，遂掩淚躍入，條已無蹤。徐大駭，公又遣媪，不得已而登之，恍惚中若墜重崖，驚怖欲號。張目視之，此身已履坦途，麗人早迎面而立。因笑謂徐曰：「君一齷齪商，何修乃作仙家婿耶？實與君言，予父母皆已千歲，妾之壽亦僅廿廿餘年。今以夙孽，不免配君，異日不得與二親同證天仙者，此也。」言之又浩歎再三。徐遜謝，觀其地，則已在汀漳間，蓋去故鄉伊邇矣。徐欲歸里，麗人不可曰：「兵革未厭，即此亦非我輩所可居。」乃與徐東行數十里，擇一山僻之區，麗人相視良久曰：「可矣！」拔鬢邊小釵指揮之，旋成巨宅，無煩爨構。徐益信其仙，攜腕同人，床帷皆若夙備。麗人一呼，僕婢盈集，亦不識所自來。命之供役，無不恭謹。有頃，喜既具，相對共酌，始悉其姓名，則陶氏，小字彩春。至夜，歡好無異於常人，而交合之際，宛轉不勝，固一歲蕤弱質也。徐自是不出戶庭，日唯與麗人坐語，所談皆黃老之術。徐習之既久，漸能吐納，後遂辟穀不食。而自居此地，理亂不知，兵燹莫及，徐亦自忘其故我。約十餘年，麗人忽謂徐曰：「滄桑大變，妾與君幸在壺中。今逢大聖人御世，天下雍熙，可出為盛世氓矣。」徐亦不解其言，相偕出門。行未數武，回顧之，屋宇渺然，侍從皆歸於烏有。乃大詫，詢之，麗人笑而弗答。比至通衢，辭徐欲返曰：「自侍巾櫛，久虛定省。今請歸寧父母，五年後再當相晤也。」徐時已見道，竟不挽留，唯叮囑而別。歸至故鄉，桑柘盡廢，親故無從尋訪。執途人而詢之，則明鼎已革，海內歸於聖朝已五易春秋矣。徐不勝歎惋，遂無意人世。結茅於九仙山，日坐一室，不食亦不出。人間之，頗不自隱，且盡其詳。如是者五稔。一夕，居民皆聞木魚聲，侵晨跡之，其室則存，其人已杳。遂相與歎息，以為仙去。

外史氏曰：世無懵懂神仙，其自謂懵懂者，皆不懵懂者也。徐以一時膽力，遂結仙緣。使見異而思遷，舍之徑去，又安得有此一段佳話耶？自是君身有仙骨，世人那得知其故。徐之膽最巨，故亦得為懵懂神仙。

隨園老人曰：世外桃源，何咄咄逼人？此仙乎？鬼乎？吾不能無疑於是矣。

### 女南柯

悟枕道人者，杭州諸生黃履誠之季女也。初名晚蘭，幼聰慧，三歲即能辨之無。黃愛之若掌珠，躬親教讀。九齡授以杜詩，一日即朗誦無遺，若夙識者，其宿穎殆由天授。然善病，自春至冬，恒臥床褥數次。即愈亦孱弱不支，行則如柳絮風中，坐亦若梨花雨後，父母咸憂之。及長，姿態益妍，臉豔朝霞，眉橫遠岫，遙而睇之，畫中人也。且嫻詞章，善吟詠，有林下風致。黃為擇婿，多未許可，年二九，標梅已屆，不免悵然。一日寒食，鄰母楊夫人約游花港。諸女伴率皆閨秀，載以蘭橈，從以簫鼓，見者俱眩目，詫為謫仙。至則畫欄同倚，翠荇俯觀。旋見金鱗出沒，五彩繽紛，諸女或以香餌擲之，或以花片戲之，嬌音嬉笑，依稀柳浪之鶯。唯蘭凝眸不語，遙視眾魚，條則並鬣而去，條則銜尾而還，與波上下，意甚恬適。不覺喟然曰：「魚水之樂竟如此乎？」頓觸情懷，不能自己。俄有一巨魚，長近三尺，隱然若露頭角，揚鬣鼓鬣，色似赤金，他魚見之皆辟易。諸女方錯愕間，魚至蘭前，昂首如有所睹，良久乃攸然而逝。諸女嘩曰：「黃家姊為魚相去矣！」蘭赧然而心竊以為異也。已而興闌，返乎舟中，張樂設飲，順流而東。一時觥籌交錯，簫管嗷嘈，不須臾而解語之花無不少酣春色。於是暫停杯罌，隨意遊玩。諸名媛有對兩峰比黛者，有臨一泓整妝者，有纖手搦管即景賦詩者，有素簫藏春憑舷笑客者。蘭素質荏弱，三罌後即托故而起，小憩蓬窗。侍兒以繡被覆之，此時如海棠春睡，夢境沉沉。倏見二小鬟，一衣緋，一衣素，皆婉婉善迎人意，夾侍榻前，低呼曰：「君夫人醒乎，寡君相待久矣！」蘭不自由推衾而坐。方將詢所從來，衣緋者代為掠鬢，衣素者代為整衣，皆極其恭謹。既而斂衫啟曰：「乘輿已駕，請即行。」蘭起欲辭主人，而衣素者微曬曰：「何物老嫗，亦勞貴人為禮耶？」蘭默然，衣緋者以目怒之，似怪其失言。乃更詞以對曰：「人正歡飲，小君去恐淹留也，能不重使人罪乎？」語甚溫婉，蘭乃欣然。甫出艙，衣素即呼曰：「信人來！」即有金甲武士十餘擁翟茀，上張鸞蓋，向前迎迓。小鬟左右扶掖，搦衣捧履，俟蘭升輿訖，乃自乘小川馬隨之。蘭竊思，豈父母為我締姻，今夕親迎耶？第不知是何門楣，竟炫煌至此。正恍恍間，見所行皆非故道，恍惚如在雲霧中耳。耳畔水聲潺湲不已，不辨為何地。行許時，垂簾之外似有城郭，小鬟即舉帷稟曰：「諸大夫奉命郊迎內主。」蘭茫然，旋聞唱名曰：「江湖大使臣某某，招文學士臣某某，敬謁小君。」蘭不得已，以首領之。小鬟即傳曰：「諸卿遠迎勞苦，請平身。」少頃，又稟曰：「諸勳戚承制候迓貴人。」又聞唱名曰：「骨鯁候臣某某，浪噴都尉臣某某，謹參君夫人。」小鬟即代勞曰：「將軍跋涉艱辛，請即退。」其餘則丙穴太守，楓葉令，不下

數十員，小鬟僅以策麾之，不屑報也。蘭從幔中窺覘，或衣飛魚服，或披細鱗鎧，簪紳俱分五色，亦有赤白相間者，印綬累若，皆魚貫而退。又許時，聞殿聲，則已行乎國中矣。有問，衣緋者啟曰：「已至路門，請夫人面見寡君。」蘭是時始覺羞澀。小鬟挽之降輿，歷朱戶凡數重，至一處，雕楹刻桷，堂陸巍峨。即聞殿上言曰：「不谷待子久矣，來何濡也？」小鬟命以俯伏，蘭亦無敢仰視。殿上又言曰：「寡人依蒲國主也，適出遊戲，得睹玉容。竊欲以中宮之籀奉屈美人，未識肯許我乎？」蘭赧顏，悚惶不能對。小鬟從旁贊曰：「君夫人諾矣。古詩不云乎，盡在不語中。」殿上即命平身。小鬟乃簇蘭升階，蘭始展視。其君冠明月之冠，衣龍鱗之服，年約三旬，風姿瀟灑，神仙中人也。左右皆小鬟，衣以五彩，亦數十餘人。王乃命酒合盞，設宴藻香殿，肴核紛陳，錦玉輝映。王左蘭右，比目共筵，教坊奏樂，全爵牽紅，交互而飲，嘉禮告成，對酌歡敘。又有梨園一隊，以劇目呈上。王揀《南柯記》數折，梨園乃席扮演。蘭默然，王笑謂之曰：「我與卿今日亦同此奇遇者也。」蘭不能解。無何，蓮漏已催，霓裳罷舞，小鬟報曰：「三星在盤，可以寢矣。」乃以絳紗籠燭引王與蘭歸寢殿。王執蘭手曰：「卿慕魚水之樂耶？寡人得子，亦如魚得水耳。」因先解衣就枕，小鬟促蘭卸妝。蘭猶面腆，眾遂代寬衣縷，擁之入帳，與王勉成歡好。王因口占以贈曰：「豔自生前得，情從夢裡來。早知魚水樂，不羨楚陽台。」蘭性敏捷，亦口占以酬之曰：「雨露花間過，恩波枕畔來。莫教執扇冷，勝築避風台。」吟訖，王大悅，益深眷愛，挽其項曰：「卿故今時之道韞也。」早起晨妝，小鬟進飛鳳之冠，明珠之履，翠鈿玉瑱，錦衣繡裳，妝束一如妃主，且藏其故者於笥曰：「敝帷不忘，況君夫人微時之服乎？」三朝王乃大餉群臣，號曰「魚水宴」，賀者皆以詩。其中一律尤工麗，詩曰：「星軒降自木蘭舟，魚貫宮人詠好逑。水國舊傳龍並戲，湖邦今喜風來游。雖欣在藻君臣樂，莫為忘筌伉儷憂。千古豔驚羞煥處，禹門從此近河洲。」蘭諷詠再四，深喜之，而未明所指。王命蘭次其韻，遂援筆立成曰：「深宮每愧濟川舟，須信干城亦好逑。彤管不堪勞柱史，卷阿何事擬仙游。漫言同夢無人戒，也解司晨有客憂。願把脫簪風折檻，好將磐石固滄洲。」王覽之贊曰：「詰誡得體，無愧乎古之賢妃矣。」因出之以示群臣，皆歎服，具表以賀。蘭居宮中旬餘，燕婉之求雖遂，毛裡之愛難忘，閒時輒思憶父母。王每出巡，小鬟皆從去，掖庭闕其無人，益覺岑寂。閱數日，舊疾復作。王憐之，親視湯藥，遂荒國政，群臣咸有諫章。蘭乃力勸王出，且曰：「昔之詩王不復記憶耶？盍出視朝，勿使外廷之人，執我咎也。」王惟太息曰：「佳人難再得。」蘭見王鍾情實甚，恐貽宮闈羞，力疾而起。王乃出見臣僚，不崇朝而傾城之禍作矣。烽燧告警，上下憂虞，王袖其疏入告蘭。時蘭初病起，視小鬟滌藥鑿而自括象牙管，鋪烏絲闌，將和王《建宮詞》第二首，即「樹頭樹底」一絕也，見王急起。王顏色沮喪，出袖中疏與之曰：「我夫婦何緣之慳耶？」蘭驚訝展視之，略曰：「湖埂守將骨鯁候臣某，為強鄰壓境，飛章請援事：前接吞舟國來書一緘，內言吾王新得麗人，擅漢皋游女之姿，具洛浦神人之美，鄰封向慕，甚為垂涎。欲仿明妃遠嫁故事，否則致動干戈。如是云云。臣因其不遜，叱去來使，罔敢以聞。今彼傾國興師，惡等鯨鯢，大如魴肝，鱣鮪督其後，鯁鯁舞其前，且有擁劍之士三千，兼饒升木之卒半萬，安瀾頓擾，噴沫成波，巨浸難容，暴腮起浪。唯唯而至，鏡湖為之不明；啜啜而來，斷橋因之復續。臣無任公子之智，既難遏彼凶鋒；空懷史大夫之忠，只慮搖我宗祚。願王速決奇策，奠國家於酒輒之時，萬勿坐昧先機，索臣等於枯魚之肆。」其表語多類此，不勝搖尾乞生之狀。蘭閱訖，霞暈於面，粟生於肌，泫然曰：「王將奈何？」王眈眈曰：「我國實尺澤之鯢，安能與人量江海之大哉？然渠雖有挾而來，吾寧葬於江魚腹中，不能割所愛以餌敵也。」蘭沉思良久，毅然曰：「妃有一語，王請勿疑。王之視妃，與先王之宗廟孰重？」王曰：「廟重而妃之敵體亦不輕。」蘭曰：「不然，妃在國中不過一婦人耳，非有子孫承祧血食千載之重也。為王計者，與其國破而妃攜，毋寧棄妃以存國。請為王卻萬乘之強敵，保一邦之黎庶。竊比王嬙，以報主知。留取塚草之青，更表貞風於不朽。王以為何如？」王大慘，色變，拂衣而出曰：「何來此不祥之語？」蘭遂不敢言。未幾，群臣惶惶，交章請退，願掛冠歸里，以避釜鬻之危，其意固在蘭也。王不得已，與蘭計曰：「寇深矣，可若何？」對曰：「王實深之又若何？若納妃言，割衽席之愛，寇早斂甲退矣！」王見其意決，乃允其行，馳書報敵。仍宴於藻香殿，以餞之。蘭謂小鬟曰：「我不可以豔妝往。」因索其故衣，易之以出。王執擘嗚咽曰：「妃行矣！欲如向者合歡之宴，豈可得乎？願妃善事新主，勿以予為念。」言已泣下。蘭正色曰：「王是何言也！豈猶不諒我心哉？小童為社稷有此一行，恨不如虞美人刎頸王前，以明己志。然而此心可表，異日自知。王勿以漢王好色語妾也。」王慚，謝蘭，雖詞色激烈，然已淚溢杯盈。左右皆涕泣不能仰，相對淒然。離樽莫罄，蘭因起辭行。王將送之，蘭沮之曰：「妃之往褻體已甚，不可以再辱國君。」王乃止，只命向者二小鬟相送出境，且曰：「別恨之深，方寸已亂。但恐鴻飛遵陸，雁字難憑。勉成一章，為妃作念。」遂吟曰：「一曲驪歌送畫輪，鮫綃無復夢中春。龍宮亦有毛延壽，又把丹青誤美人。」蘭愀然曰：「昭君使人疑，妾不可不使人信也。」因口占以和其韻曰：「百結柔腸似轉輪，羅衣難望漢宮春。君王只待香魂返，莫費黃金贖美人。」吟成俯伏於王前，涕泗交頤，曰：「妃不復生侍左右矣！」王亦把袂訣別，悲不自勝。蘭強起再拜，辭王而行。甫出路門，武夫已駕輿相候，掩淚登之，不敢回顧。小鬟仍策駒相隨，至來時所稅之農郊，諸大夫早望塵拱俟，遂借驛亭小憩。群臣匍匐而前，合詞以謝曰：「臣等胸無鱗甲，腹少藏書。不能為王乘長風，破巨浪，致令逝梁之寇辱及君夫人。死罪！死罪！」蘭亦權詞慰勞之。因命筆大揮一律於壁曰：「故國辭離輦，他鄉祛舞衣。雲深宮樹遠，木盡雁書稀。欲墮鮫人淚，羞隨介士旗。惟留香草在，仿取漢明妃。」更附以一絕曰：「強將眉月渡滄波，肯負當年得寶歌。雲雨若歸別岫去，畫圖人面愧如何。」題畢，君臣爭閱，皆有慚色。蘭遂行，易車而騎，亦乘小驪駒，車仗驍從俱已返旆矣。悽愴就道，唯二小鬟相從。又行許時，似西湖放生池，衣緋者啟曰：「不敢越境，請從此辭。」蘭悵然，乃脫左手指環與之曰：「以貽王，無相憶也。」俄有皂衣人巨口碩腹，凡數十輩，見蘭踴躍曰：「妃主來矣！吾王固終日望之也。」蘭此時義激於中，奮不顧己，叱之曰：「汝國不道，折我鸞鳳，猶妄冀綢繆耶？」因以騎授鬟曰：「不可使敵林吾駒。」語未終，輕身一躍，遽赴清流。恍惚中猶聞小鬟號救聲，凝睇四望，則枕藉乎舟中，已霍然寤矣。驚悸久之，香液濕濡，始知其夢。時眾復歡宴，左右無人，蘭因自歎曰：「薄命如斯，夢固使人覺也。」遂萌出世想。推枕而起，斜日盈窗，去臥時亦俄頃耳。侍兒入，見蘭已醒，遽報主人，復強之就席。飛一觴來，不飲也；哺一箸來，不食也。諸女伴叩之寂然，嗤之漠然。筵未及終，適遇小艇，竟托疾乘之先返。歸至家，臥而不起。父母詢其故，惘然不言，惟請出家為女道士。父母怪之，固詰焉，竟以實告。父味其所言，遽誦毛詩二句曰：「『魚在於藻，依於其蒲。』兒游花港，殆有所思耶？此固頌首莘尾者也。」蘭詳其詩文，果似於淵之類，而靡他之志愈堅，仍固請之。父笑曰：「此夢也，幾何鱧鯉不分？」蘭曰：「然。斯固非真，抑安知真不似夢？且兒既為夢中羅敷，又可作使君新婦乎？」父仍堅執不許，遂負氣絕粒。勉從之，始食。竟以女冠入棲霞觀中，而自易其名曰「悟枕」，言從枕上得悟也。起居一室，不見人，惟閨中良友得謁焉。錢塘令陳公蒞任時，內子陸孺人亦閩閩秀也，慕其名，時一過從。因得其梗概，為作《魚水緣》傳奇，至今猶膾炙人口焉。

外史氏曰：嘗讀玉茗《南柯》，憎其似幻而不似真。蓋凡人夢中啼笑，不可謂之無情，夢固由情而生也。女之始遇，則苧蘿西子也，繼則帳中李夫人也，一變而為王嬙，再變而為綠珠。夢中之憂樂，身實受之，猶可謂無情乎？惟其有情，故臨池而感，推枕而悟，總不出情字之中。而樂則極其纏綿，憂亦不勝憤懣，夢中人既不自禁，醒時人亦不自解。於是超出情關，猛登道岸，豈真曰「魚，我欲也」，而以其身殉之哉！

隨園老人曰：昭君當殿請行，千古為之隕涕。今讀此傳，覺女荊卿之壯，遠勝於雌子卿之悲？世固無此事，而閨閣不可無此人。

子都

河南某邑宰，素有龍陽之癖。門役侍從多擇美少年，內署經旬不入，人多病之。辛巳歲，奉憲檄飭委巡視河隄，凡有餘桃愛者，無不攜以隨行。日惟學魏公子，多飲醇酒，但不近婦人，而比頑童。隄之潰與不潰，工之堅與不堅，弗問也。風聞於上官，督誠者屢矣，而不能奪其所好。將行參效，又事涉曖昧。乃檄守河南吳公，盡拘其廝養，而易以面目可憎者。宰迫於憲命，無如之何，強起視工，藉以排遣。一退食，則鬻而黑、麻而胡、簷蔭威施者，夾侍左右。較之曲眉豐頰，便體清聲，其妍姍尚堪數計耶？

於是一石始醉者，一斗亦醉，而潘河陽復為陶彭澤矣。一夕，新曉懸鉤，屏人獨步。有酒無歡，頓萌月白風清之感。忽聞叢竹中吃吃似有笑聲，以其地為公廨，或有郵亭女子，雖無心之遇，亦可以舍後而趨前。及撥疏篁視之，則二童子隱身於檀梁深處，捋禪為歡，彼此相鬪，益覺喜動顏色。因悄然而前，思為一箭雙雕之計。其一聞修簾軟軟，如有人來，早蒼黃如脫兔，穿竹而遁。其一方俯躬踟躕，旁若無人，及幸至，始赧顏欲避，則已羅網不逮矣。幸牽其腕同出瑯玕，就月諦觀，年可十四五，蓮花生面，美玉琢肌。乃大喜，如獲拱璧，問厥姓名，俯首而不答。徑擁致於室，久疏情事，不暇溫存，續尾之餘，較前魚尤覺鮮美。益大悅，喜問之曰：「彼狡童兮，亦有此樂乎？」赧然答曰：「我子都也。君為寤生十世身，故假此以溫舊好。豈真有所樂而為之哉？」幸喜其言，益嬖之。至旦，辭去曰：「恐貽官箴羞，我且歸。」自是無夕不至，與談東遷事，歷歷瞭如指掌，愈信其非誣。又詢彼童子何人，欲兼致之，對曰：「渠為申侯，自楚至此，今歸矣。」後數月，公事告竣，幸將歸，童來辭曰：「相聚無幾，又將判袂，人生固多別離也。願公毋苦憶予。」幸欲強之同行，童曰：「新歲自來望公，今尚不暇。」言已徑去。幸遂發，吳公盡遺其艾鞮，歸途不能無事，抵署，則形如槁木矣。未幾，遂病，漸已不起。明年春，忽夢童來曰：「衛靈公當交代，可行矣。」幸遂卒。繼任某公，亦多斷袖之好，尤嬖某班中一旦，人以為子瑕後身雲。

外史氏曰：幸既沒，可埋之後庭，以遂其喜臀之性。昔有人好掉文，謂雞為鳥，謂扇為冀，謂撈為取，謂坑為窟，他語多如此類。僕婢畏其鞭撻，遂習慣以為恒言。一日，雞雛落於淨坑，乃一僕見之，倉忙入報曰：「冀窟中有鳥，不取出則死矣。」聞者為之噴飯。嗟乎，死於此窟者多矣，幸何迷不知悟耶？因戲為文以祭之曰：惟公生性惡濕，素心喜燥，背水為營，嗜糞得竅。擊破玉壺，生開鳥道。舐痔多時，頓臻佳妙。潤醜醜醜，洞穿丹灶。直搗黃龍，隱微俱到。水火抽添，陸舟盪鼻。無如何郎之粉對面難沾，令史之香反唇甫要。與君並頭，直如顛倒。與子同矛，詎免暴跳迨至披靡，空勞匠造。不能胚胎，盡付坑窖。樂此不疲，自稱篤好。漸且葳蕤，參苓其效。一旦羅白虎之殃，須臾夾青蠅之弔。後庭玉樹轉瞬丟開，滿縣名花撒手拋掉。中山之兔，得意疾馳；鏡台之鸞，渾身素縞。倘有遺孤，尚堪卵抱。若無似續，阿誰倚靠。涕泣窮途，呼天莫告。更有狡童，肱篋為盜。何不早回心，尋彼糟糠貌。生則同衾，死亦共嶠。綿厥子孫，長奉祠廟。公竟漠然，予空悲悼。嗚呼哀哉，付之一笑。

#### 大同妓

大同某妓，勾欄妙選也。自言曾遇異人，能知人前世事，姬因自述生平，果何孽而墮落至此，異人授以一函，使枕之即可自知。姬如其言，甫假寐，身忽矯健，輕捷如猿，自顧則毫長寸許，蓋狐也。正得意躍躍間，忽一神鷹蔽天而來。盤空疾視，突以利爪碎其顛，奄然遂斃。乃魂甫離軀，即有急足隸以黑索繫之去。從至一府第，狀如公署，同類者十餘咸在焉。隸驅之人，堂陸森嚴，吏役羅列。又有發火男子數十人，形消瘦，面色痿黃，唯巨目如牛，卒卒然相視而已。睨之，似有識者，乃與眾狐皆搖尾作乞憐狀。須臾，堂上大呼曰：「若不合魅死某某，今宜償之。」狐同聲叫屈，言某實貪淫，非盡我輩之辜，願稍從末減。堂上又躊躇良久始宣言曰：「是誠有罪。但令彼為媼而此為妓，報施庶乎不爽。」即命虎役以巨刃褫狐革，血流殷地，叫號乃寤。異人索其函，袖之自去。始知今之施鞭箠而責財利者，即向之被崇致死者也。今之逞狐媚而供脂膏者，即向之崇人莫生者也。噫！報亦巧矣！

外史氏曰：妓亦狐也。狐而妓，其伎倆必多，將來又不知若何償還矣。使僅知狐以蠱人而為妓，獨不思蠱人之妓又將為何？是猶鑑於前車而聽其後車之覆，不亦徒多此躊躇也耶？

#### 號國夫人

唐季祿山之亂，六軍不發，貴妃縊於佛寺，三國夫人亦皆沒於亂軍。至宋元祐間，洛陽張生因赴隴西省親，道出馬嵬古驛，憑弔遺蹟，大書一律於壁曰：「金屋香消豔色空，可憐羞對上陽東。當年鳳鳥徒懷恨，此日金車不再逢。號國蛾眉悲曉月，太真羅襪冷西風。只餘行客題詩處，賺得幽魂淚點紅。」題畢出驛，既已夕陽在山。策馬而行，倉皇失道，聞路旁低語曰：「尖嘴生來矣。」驚視之，時已昏暝，見一青衣妖婢，自斷煙叢棘中出，斂皂致詞曰：「夫人輩辱承珠玉，愧無以報，請枉駕聊作竟夕之談。」生曰：「夫人為誰？」答曰：「即號國姊妹是也。」生素不羈，雖心知其鬼，絕不惴惴，慨然從之。行約半里許，果見高第連雲，如王侯貴人家。至即有蒼頭數輩，接策繫駒焚如也。青衣入報，少頃即來速客。整衣隨入，重門以內遍燃巨燭，第火色青荧，不類人世間物。及至於廣庭，則珠簾低亞，椒霧氤氳。青衣又入稟，復始延生入。庭中設四筵，先有二美人在座。一衣碧綃，年約四旬，而丰韻猶存；一衣藕色衫，齒甚稚，貌亦殊麗；皆以囉巾護項。青衣曰：「此秦韓二國夫人也。」生再拜，夫人俱答拜，三讓就坐。美婢即以茗進，生飲之，味絕清芬。茶已，秦國首言曰：「愚姊妹自遭天寶之亂，避居於此，雖時殊世異，賴有賢地主，頗不岑寂。適閱壁上佳章，又添昫悒，故屈尊客來一談，幸勿疑忌。」生遜謝曰：「嚙語盲詞，唐突殊甚。不責狂生幸甚，反賜寵召，實假出非望。」謙抑間韓國微哂曰：「詩則佳矣，何獨遺我二人？豈真為張枯一絕所惑耶？」秦國亦笑曰：「渾忘卻佳客辱臨，奈何意中人反不一晤？」遽命青衣速請號國夫人來。因告王曰：「渠以君詩有『金車不逢』『蛾眉曉月』之句，竟慚極不欲相見。」生笑解曰：「此正狂生歆羨處，豈夫人反不見諒？」語未已，香風冉冉，自屏後出，則號國夫人至矣。獨衣素，亦以紅巾圍領，含羞再拜，掩袂無言。睨之，素面嫣然，修蛾淡掃，古人果不相欺也。生目眩良久，秦國以賓席遜客，三國夫人主席陪陪。以玻璃為盞，其酒與之同色。韓國語生曰：「君試嘗之，此西域之葡萄釀也。」俄有雙鬟十餘人，衣羽衣，簪柘枝，簫管競奏，不辨何曲。號國始言曰：「此霓裳第二疊，予從阿環索得原譜，費盡心力，教習此數人。一旦變起，遂不復作。今夕為客奏之，猶令人凄其欲絕。」因泫然泣下。秦國止之曰：「妹勿作向隅態，使客不歡。吾聞李三郎在沉香亭賞牡丹，青蓮學士應詔作《清平調》三章，譜之弦管，妙絕一時。今夕佳會奇逢，幸有張君麗句，何不亦使譜入，又增一段佳話耶？」號國稱妙，乃以詩付眾鬟。少停樂作，即壁上律也，音韻哀婉，舉座歎賞。既終一闕，號國酒酣情動，眉目蕩然，似有憐才暱就之意。韓國覺之，曰：「張生酷好娥眉，阿姊宜酬彩筆，壁上詩即溝中葉矣。」因笑而起，促使二人合席，兼以巨觥強生與號國接吻。秦國亦大笑，乃命婢以絳紗籠燈引歸寢室，始自去。生此時不克自主，相攜登榻，而角枕粲兮，錦衾爛兮，不復知人間之樂矣。歡好有間，號國太息曰：「昔崔家千牛為妖婢所誘，明皇謂我曰：『何私藏男子？』孰知今果然耶！」時更漏將盡，方起著衣。卒聞人語紛拿，青衣婢倉皇入報曰：「將軍來。」號國香肌汗淫，舉止失措，促生出戶外避之。旋見一人，虬首狸身，目光射電，週身皆白毫，無寸縷，吼叫而入。生匿於短垣，屏息無敢出聲。聞室中怒叱曰：「吾以汝曹無依，收充下陣，何淫心不死耶？決殺汝以泄吾憤。」已而聞號國哀號乞命，生不忍，乃大呼曰：「勿傷夫人！有罪身願當之。」語未終，砰然有聲，如山鳴谷應。須臾，寂無所見，惟鬆楸陰翳，鴉鵲鳴噪，東方日出矣。驚愕良久，遙聞蕭蕭聲。蹤跡之，得其馬，乘之以出。及遇土人，詢之，則故楊國忠全家稿葬處也，因惶恐而去。

外史氏曰：自古名姝豔鬼，多有風流話柄，供人劇談。而多情如號國，反獨無之，似乎網漏於吞舟矣。今得此事，足見夫人亦未能忘情於地下。亟登之，以補舊聞之缺。

#### 姜千里

姜驥，字千里，閩之武孝廉也。以輕財任俠，取重鄉邦。而裡中無賴之徒，懾其威不敢肆者，固已側目甚久。孝廉自恃武勇，亦殊不戒備。一日，遇相者於門，謂之曰：「君有橫禍者三，盍避諸？」孝廉素不信數，哂之而不答。相者慚而退，且自喟曰：「惜哉！萬夫之敵而困於狐鼠也。」人皆莫喻其指。居無何，有偷兒逾垣夜入，盜銀器數事去。家人以告，孝廉大恚曰：「若敢盜我姜千里耶！」將窮致之，而猶未獲其人。未幾，姑媪引夫婦二人來言，欲投靠為僕婢。孝廉視其夫，則虬髯虎面，絕類健兒。婦亦粗壯異常，堅強有力。詢其名，曰吳姓行四。婦則馬氏女，濟上人。因歲饑至此，資斧告絕，故願質身為主人傭作，希冀果腹，他無所望。孝廉坦然留之，其實則劇盜也。於是易名為吳吉，慙慙服役。男女皆力作，孝廉深喜之。旬餘後，孝廉偶抱微恙，夜深熟寐，聞門聲驚覺。視之，火光灼窗，人語喧囂。詢之，則吳僕禦寇，已鬥於院中矣。將起親往，細君夙饒智慧，亟止之曰：「暮夜倉卒，主人不可獨行。」俄聞叩戶聲甚急，語曰：「予夫受創將死，主人何獨高臥耶？」細聽焉，果吳僕之婦。孝廉深恥其

言，披衣起。暗中覓得一器械，拔關將出。細君又止之，弗聽。出見吳婦持挺，屹立於戶外，謂孝廉曰：「主人先行，予將從往打賊。」孝廉壯之。抵門處，賊眾十數，方擗吳僕於地，拳石交下。孝廉挺械而前，叱曰：「寇勿肆虐，若不識我姜千里乎？」語未竟，如有物痛擊其踝，頹然頓僕。蓋即吳婦之所為，孝廉固不知也。賊眾既得孝廉，毒手痛毆，體無完膚。孝廉強忍不嘶，眾數之曰：「若即姜千里耶？何憊也？吾曹與汝無涉，乃強預他人事，比餘於毒哉！」孝廉始知為銜怨者，更禁口不號。賊眾火於灶，將以炮烙。細君聞而懼，遣他僕以金帛奉之。凡三返，始飽其欲，哄然如鳥獸散，孝廉則已昏絕於地矣。細君方命人扶掖，而吳婦竟力負孝廉入，置之於榻曰：「好看視主人，予往視予夫，看猶餘殘喘否也。」徑趨去，細君心頗感之。視孝廉既已能言，舉家為之額手。明日，使人視吳僕，雖亦臥床不起，而實無所苦。孝廉夫婦咸信其忠，賚以酒食藥餌。他僕即有言者，細君怒訶之曰：「渠不恤其夫，而顧吾夫，且一男子，誰肯負之於背耶？」益寵遇之。孝廉小愈，恥為戚黨笑，秘而不宣。尋亦痊可。吳僕健後，輒夜出，囊橐充牣，資用豐饒。藉主人庇蔭，亦無敢言者。明年，孝廉將赴公車，以諸僕為無用，獨攜吳與二僮行。朱提論千，綵繒無算，皆付吳以為心膂。腰弓矢，乘驢出，意氣甚盛。行未二日程，至某縣之野，林深地僻，行旅絕蹤。孝廉頗有戒心，呼吳僕曰：「前路險聒，宜疾馳。」吳笑曰：「主人今何懦耶？某熟悉此道，絕無萑苻跡。即令有之，我主僕豈無拳勇者？」孝廉喜其言，遂按轡而進。時已夕陽西下，卒聞草澤有嘯聲。孝廉驚顧，盜已蠶起，凡數十人，窄衣闊笠，聯騎而前。謂孝廉曰：「姜驥，汝今赴都取應耶？囊中千金，速借我，即聽汝行。不然，則砧上之肉矣，汝何能為？」孝廉怒，即取魚服所懸者，將以金僕姑試之。矢在弦上猶未發，俄一利鏃如飛隼，直貫左臂，痛入心脾，遂不能執弓。賊因嘩然大嘯。回顧之，則吳僕控弦縱馬，風馳而來。遙謂群盜曰：「大哥輩坐收成效，予為此千里駒心力俱殆矣！」眾皆聲謝。孝廉頓悟其奸謀，恨恨不已。然自度莫敵，遂棄其行裝，亟返轡。賊眾逐之，孝廉之騎絕駛，賊不能及。乃以其背為的，攢射之。孝廉負矢而馳，雖不及顛，已森然如蝟。賊見去遠，歎惋而回，罄其輕重，並二僮悉掠以去。孝廉疾馳十數里，馬亦重傷，不克負荷，蹶於途。孝廉不知猶奔，亦啞焉仆地，瘡痍盡潰，項背朱殷，竟昏然不復人世。迷惘中間有蹄躑聲，似有群騎馳聘而至，猶疑為追者，竊自謂弗可生也。及近，睨之，驕從赫奕中，一人冕而盛服，狀如貴官。見孝廉偃於路側，顧其僕曰：「伊何人？」僕視之，駭曰：「姜孝廉也，為盜劫，死於此。」官曰：「姜孝廉，當今之郭解也。且祿籍未絕，不可令其死。」乃探懷中，以藥授僕。僕下騎，以手盡去其矢，因褫其服，敷以藥。呼曰：「本邑城隍活汝矣。」言訖，超乘而逝，孝廉頓醒，微覺背如負芒，無甚苦。仰觀於上，則明河在天，子夜將半。乃起整衣，視馬，既已氣絕，遂踉蹌而行。約裡許，遙見燈光閃爍，似有人家，疾趨而就之。至則茅屋數椽，人方聚語。其一酷似吳婦，大言曰：「彼婦不絕，吾已殺之，今函其首在是矣。」又曰：「一日縱敵，數年之患，汝曹何不善了事？」孝廉審知為仇寇，且痛妻死無辜，憤填胸臆，不復顧身。索之腰，只餘一劍，乃拔而杖之，排闥而入，曰：「鼠子何敢為此已甚！」賊眾愕然，方欲遁避，又見其孤，群鬥之。孝廉力誅一人，以創傷不克抵敵，棄劍而走。賊黨黑暗，亦不復追，俱返室。孝廉奔竄數百步，見一小籬落，徑逾之。中有草堂，燈火未熄，主人猶夜績也。盆息未定，即聞戶內言曰：「若係偷兒耶？夜色已深，吾劍不屑再試矣。」孝廉奇其語，因訴曰：「予中途遇盜者，扶傷至此，敬求一席之地，非為胫篋來也。」內又自語曰：「予不懼此瑣瑣者，既急而相投，盍納之。」其音清婉，似類婦人。及啟扉，果屬二八處子，遽遜孝廉入。視其室，簞鹿之革幾盈四壁，女方坐皋比而績，意不過射獵之家耳。女貌絕麗而神清，睹之稜稜有霜氣。詢其姓氏，曰顧家，小字阿惜，母他出未歸，因辟盼以待之，不然寢矣。乃謂孝廉曰：「視君之面，儼然人也。視君之背，恍如新剝之豬。創深若此，何以能生？」孝廉備述所遭，女忿然作色曰：「不斷此輩之頭為飲器，情何以堪？」孝廉甚壯之。女復詰孝廉何如人，答曰武舉人。女大笑曰：「以武科而不克弭盜，其如搦管者何？」孝廉大慚。女又曰：「本擬往殲群凶，為君泄忿。適老母不在，無命不敢徑行。客既重傷，不可耐，請即下榻於此。妾別室俟母歸。」乃以皋比為茵，請孝廉臥，已乃持檠而去。孝廉倦極神疲，昏睡達旦。及覺，忽聞院中語曰：「阿惜兒速來褫其革，潑毛團直勞我攘搶一宵。」音似壯婦。比入，見孝廉驚曰：「虎兒亦作此犬彘行耶？予必殺之。」因厲聲呼女。孝廉知其疑，亟起榻以背示之，且語以故，婦乃笑。視之，年約四旬，狀貌魁梧，不類巾幗者流。而睫毛甚長，尤其所異。亟敬而禮之，婦亦答拜。出視廡下，斑斑然果有死虎，女正銜刃開剝，益駭然。詢所自得，婦曰：「西北山中，半夜始獲之。」孝廉知其處，蓋已負之百里矣，愈為之改容。因思大仇未雪，孤立無援，將借助於女中賁育，乃以言挑之曰：「姥居此，雖無所虞，頗寂寞。如肯遷喬，某有先人之敝廬，幸不淺隘，似可以居。薪水某自任之，不慮於長宵跋涉哉？」婦微矚曰：「君不言，予亦有意。今晨入室，見君高臥，意是輕薄兒誘吾女為不肖者，不勝忿忿。及見君背，乃釋然。第吾女幼，不堪任家事，予晝出，必得夕歸，今欲以之累君子，俾予得徜徉山谷間，不識肯容納否？」孝廉聞及婚媾，涕出交頤，慘然曰：「姥之命本不宜辭。但室人矢貞不渝，為寇所戕，亡未旬日，此事良不忍議。」婦默然。瞬息有頃，笑曰：「君誤矣！尊夫人宛然在室，何來此不吉之言？」孝廉堅執所聞，婦曰：「然君姑旋返，如瑤台果傾，予亦不送小妮子於歸。」語未已，女遽頰頰怒曰：「母勿絮絮聒人，予自樂與母處，誰能隨一懦男子，與人爭床第歡耶？」婦訶之，乃不敢言。孝廉疑信參半，勉以婿禮見婦。婦取衣衣婿，即烹虎肉為餐。食訖，囑之曰：「郎且歸。故婦若在，新婦亦將往矣。」孝廉惑其言，再拜而奔。一日夜始抵家，足踵盡裂。及門，視僕輩舉止如常，見孝廉返，若錯愕。孝廉亟詢曰：「娘子在乎？」答曰：「在宅中。」入宅遇婢，又詢之，答曰：「在室中。」孝廉入室，則細君與阿惜方對坐，見孝廉入，起而逆之曰：「姥來送新人，妾即知君返滌矣。履險復夷，可悲亦可慶也。」孝廉始信婦言。因詢曰：「家間固無事耶？」細君乃緬述之。蓋細君有媵婢，已配孝廉之僕某，以其親信，畀以莞鑰之司，財賄胥在其掌握。孝廉遠行，乃令婢與吳婦值宿壺中。婦以計餌婢，欲令盜主資而兩人瓜分，婢不從。且將白於主。吳婦怒殺之，而竊其匙，席捲珍玩，乘夜而遁。及曙，細君呼婢而婢不計，出視之，吳婦杳然，而婢已喪其元。細君大怖，亟首之官，勒限緝捕，尚無影兆。是孝廉之所聞不從者，以財而不以色，且在婢而不在主也。詰得其實，心乃安，亦自陳其顛越，闔室震驚。始知吳與馬皆巨盜，向特墮其術中耳。於是決策復仇，孝廉將控之邑宰，女獨毅然曰：「此曹何能了人事？妾請易妝一行，不經旬而盜皆可得。」孝廉知其能，故不復阻。細君亟止之曰：「妹弱質，何堪任此？且好在邇，俟過吉期乃可行。」女笑曰：「姑留此身，為異日之券。若婚而後往，其誰信之？」至夜忽失所在，門戶未啟，罔知所之，眾皆疑詫。孝廉獨欣然，始詢細君以女至之狀。答曰：「自婢死，人心惶惑，搖搖如懸旌。又未悉君之吉凶，日夕縈念。昨日侵晨，忽有雙輿止於庭，謂僕曰：『郎未歸，新婦來矣。』妾出觀，則母女也。其母先陳婚約，次為妾言君事，本未綦詳。且曰：『郎亦將返，我女從茲若矣。』語畢即行，妾實不解其何自。正時恍間，而君果至。」孝廉亦述其異，因曰：「此殆紅線者流，渠既去，吾事濟矣。」閱五日，女果攜二僮，負兩革囊，以夜歸。入室笑曰：「幸不辱命，罪人皆得。」啟其一，則吳夫婦之首，並婢子顛骨俱還。驚詢之，女曰：「妾易男兒妝，從此間夜出，即往從賊游，盡得其詳。則皆裡中無賴，與郎君有卻者，非積盜也。惟吳夫婦，久居濟上，以御人聞於時，號稱吳一樵、馬娘子，兇暴異常。近因官司嚴撲遁跡於此，群小依之，遂謀鬻身為內應，而君乃受其荼毒。妾知其實，究未悉渠魁之所在，因以劍術動群賊，洩其接引。俱大悅，即令一賊導妾至一墳莊，則吳與馬及二僮共歡飲。妾試之以劍，三寇皆噎。二僮力白，知為君家人，始攜之完趙，不然，亦斃於劍下矣。」二僮乃述如君之神勇，眾為咋舌。爭視之，玉貌昂藏，雖香閨之秀，實不啻萬夫之雄，咸悅服。女又啟一囊，珠玉充牣，則不徒家之故物，即盜之積蓄亦攜同歸，眾益踴躍。孝廉欲齎首赴官，且報諸盜名。女曰：「不可令人知妾，且君今日亦當使反側子自安。」孝廉遂止。僅以其首祭婢，並所乘之駒，而後瘞之園側。曰：「此亦足當溺器矣。」後兩日，有人報官，言殺死無姓名三人於某村。官以為盜，而不知真盜已獲也。孝廉始與女合壺。及寢，女笑謂之曰：「向從姊言，君今夕能無惑哉？」孝廉深服其智。時已孟秋，孝廉以場期甚迫，遂不赴京，唯使人訪問顧母之所在，蹤兆俱渺。詢之，女亦矚然不答。數月後，偶過鄰邑，遇一顧姓，問以女母詰之，並舉女之乳名，愕然曰：「此某之從妹也。先季父狩獵山中，邂逅一婦，睫長而貌美，且孔武有力，遂悅之。相攜以歸，結為伉儷。期年生一女，即阿惜。嗣因親族喋喋，婦怒化為野熊，負女而去。今計阿惜之年，殆有十七歲矣。君之所遇，得無是耶？」孝廉見其吻合，乃大喜。要以至家，使以兄妹禮見女，女亦不拒。阿惜自是始識父家，時一歸寧，兩姓竟成姻戚。乃孝廉自遭三敗，壯心頓

灰，不復干預人事。人亦知其室有劍仙，懼不再逞。此故明天啟五年事也。孝廉至國初，猶鬚髮皓然，而精神矍鑠，每語人曰：「馬援傳不可不讀。」

外史氏曰：太史公遊俠一傳，誤盡多少偉人！究不若馬伏波畫虎一語，如晨鐘棒喝，令人猛省。孝廉以少年多事，屢遭挫辱，使非得遇仙人，其不類狗也幾希。孝廉之武勇且然，矧夫爾勇伊何者耶？

#### 畫廊

昔有行旅數人，長途跋涉。偶經一廢寺，小憩其中。殿宇皆傾圮，瞿曇之像亦約略而知。惟兩廊屹立，煥然如新，壁間繪事絕精，而皆奇詭不可測。眾歷觀之，有美婦人濃妝跨虎者，有粉骷髏豔服對鏡者，有縛少年於桐柱而剝其心肝者，有猝男子於火床而烙其手足者，有以金針別丈夫之目者，有以繡線紉良人之耳者，有女首蛇身雙雙而糾纏一雄者，有獅面狼牙耿耿而詞逐一雌者。其衣冠者，俱俯耳帖受。其中纏者，率意氣自得。他如剝膚吸髓，剜肉舐癰，不能悉數。錯雜紛沓，盈壁皆然，不識為何人所創。客中有好事者，欲窮其異，適有土人在側，因詢之。答曰：「此廢寺也，已百年。予生也晚，莫能深知。但聞之長者雲，寺建於故明正德年間，有一空上人，即其始卓錫者也。募於邑中巨族，凡三年，始竣其工。寺成，親繪其像於壁，見者攢眉，香火因以寥落。僧徒皆歸咎於上人，上人太息曰：『迷者不悟，徒費婆心。老衲深受其荼毒，故以筆代舌，言之最悉。今竟褻如充耳，可奈何？』眾以其僧也，乃有親歷之說，不禁日笑。上人曰：『若輩疑我耶？是本有因。予三世以前為貴官，廉隅自飭，而聲色猶未能遠。因一愛姬之故，誤出人死罪，以致投間。及歸田後，又過聽姬言，強預一訟事，致遭剝面之辱。雖心竊銜之，然當其至前，一笑回嗔，至死而不悟。再世為書生，悅一鄰女，渠亦目挑而手語之，荏苒遂與之私。夜無虛夕，斷喪過多，遂患癆瘵不起。床褥之間，猶以情詞往來，未及予死，早已別嫁，予亦齋恨而亡。今世為僧，其始則非僧也。童年隨父遠涉江湖，邂逅一女鬼，相隨不去。亦既油枯燈盡，賴吾師以藥投之，甫得更生。又以雷震其妖，頓化骷髏如白雪。因悟而從師，苦修三十載。禪定之中，照見本來，歷歷如昔。因以為愛河之寶筏，欲海之迷津，既彼岸莫登，予亦從此逝矣。』言已，散其徒眾，以錫掛鉢而行。瀕行，以水一盂遍噴兩廊，祝曰：『寺無百年，廊宜不朽。人不回頭，畫難罷手。』遂飄然自去。去後，有他僧思新剎，惡此阿堵，欲去之。鍬鋤交加，堅如鐵壁，百方莫能毀，乃廢而不修。今又百餘載，毫無漫滅，非佛力而何？」眾聞上人言，靡不三歎。及出寺門，天已薄暮，因倉皇就道。後不再過其地，竟不知廊之所終。

外史氏曰：禍水厲階，自古為烈。歷覽載籍，輒為寒心。有國者且然，有家者猶細事也。然而大則殞命亡軀，小亦敗名虧節，可不慎乎？吾鄉有一巨家，擁資數萬，累葉單傳。至某，幼失怙恃，親族魚肉視之。賴老僕夫婦，克相主人，得以成立。年十六，即為舉姻。內人頗有殊色，琴瑟甚調，未免過於操縵，日漸羸尪，老僕深以為憂。甲午夏，某患時疫，病綦危。僕為延某名醫，療治之。既得汗矣，醫囑曰：「郎君先天既弱，後天復虧，今值大汗之餘！真元盡失，宜謹戒色慾，方可有為。不然，弗可救。」僕如其言，奉主婦出居某家，躬親藥餌，加意調攝，不三日即杖而起。乃某正屆壯年，不耐岑寂，舉目言笑，無與為歡，遂不信醫言而思婦不置。初猶忸怩於床第，繼乃見之於形聲，輒自作主，使人迎婦歸。僕阻之，怒且訶曰：「若欲使我離異耶？」僕不得已，逆主婦復還。深慮債事，因命老妻伴宿，實遷守。夜分二榻，使之各寢其一，然後明燭默坐，目不交睫。如是者三夕，防閒可謂慎密矣。某不得少縱，乃竊與婦謀，貰酒市脯，遍犒諸侍者，而尤力勸僕之妻。不覺沉醉，昏睡無知。及醒，則鴛鴦已在被底矣，力爭之，方始異床。未及平明，舊疾大作，二目上視，血色盡枯。亟延醫至，診之，大驚曰：「房勞不慎，內生邪風，疾不可為已。」竟不立方，歎息而去。僕不敢斥主婦，惟怒其妻曰：「予使若守郎君，今何至此耶？」因撻之流血。而某竟以此不起，甫一晝夜而卒。家資瓜分於族姓，婦亦他適。僕每與人言及此，輒流涕曰：「使先主人不血食，予之過也。」聞者盡為惻然。又有宋姓行六者，服役於州郡，為人牛馬走有年矣。故鄉妻孥，棄之如遺。年六旬，積有餘資，又復納妾。未三月而喪其明，主人擯斥於外，同列亦多不齒。年餘貧居一室，無可聊生。僚僕為之語曰：「六娘子不狂，六阿公不盲。」傳之以為笑柄。此二事，皆近所聞，因妄以《論語》語改數字以著戒曰：「及其病也，血氣未復，戒之在色。及其老也，血氣既衰，戒之在色。嗟！嗟！病老固不可不戒，未病未老者，顧可漫不知戒耶？」

#### 竊妻

廣州西南鄉，有異姓兄弟兩人，甲讀書，而乙行賈。乙善居積，故甲貧而乙富。乙周其不足，甲甚感之，以為管鮑不啻也。一日，乙為西國友招至漢口，代司出入，計非三四年不得歸，遂以家事托甲。臨行置酒為別，並令妻出見，以伯呼之。甲睨之，豔麗絕人，不禁心為之動。席間強作莊容，乙頗爽直，不之疑。乙去後，甲時至其家，謬為慰勸。久之，往來頗密，顧未有間可乘也。凡乙寄歸竹報，皆由甲處轉遞。甲因心設一計，習作乙書，以旅中不便，托甲陪妻偕來漢口。乙妻以思夫念切，倍信為真，遂偕至香港，附舟而行。詎意甲所往者福州，非漢口也。既至，甲先上岸，訪尋回舟，告乙妻曰：「尊夫殊大誤事，渠於半月前已往天津購貨，約至歲杪可回，爾我只得暫住此待之。」遂賃屋南台居焉。寓中挑以微詞，人以游語，竟與之私。一住年餘，乙妻問夫何日可至，則百端支吾，乙妻漸知其詐，而孤身異鄉，絕無一人可告語，含忍而已。甲妻自甲去後，屢得乙信，信中未及其妻到否之事，心甚疑之，因托人至香港探問。其人固鄉愚，適數月前有船至漢口，中途被溺者，遽以為甲所乘，即是舟也，回告甲妻。甲妻素蕩，本不能獨守空床，既得惡耗，遂琵琶別抱矣。乙以家中久無消息，頗不可解，適西國友人令其往福州索銀，將便道歸里。偶至南台，作狹邪游，忽於車中見倚門一婦，貌類其妻。回盼數回，神狀舉止皆酷肖，心疑焉。因命輿人暫停，遂於其左右覓一小茶寮，啜茗問：「鄰左係何處人？」答以自粵中來。未久，旋睹一人攜物入門，審視之，甲也。心知有異，乃喚集數友，入門詰問。則甲知事露，已從後門逸去。乙妻自房出見，悲喜愧交集，直訴其故。乙備詢顛末，知妻誤墮術中，非其罪也，連呼恨恨。以甲為非人，控官究追，而甲已遠矣。